

# 「暴力與詩意」的視聽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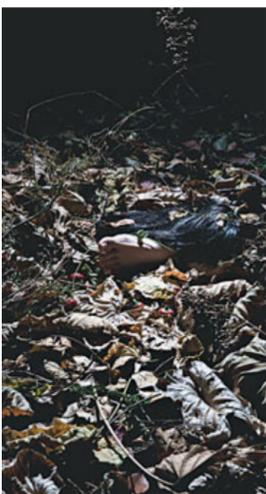
## 張暉明：物象的時間迴旋

實際上乍看兩位藝術家各自的作品，都相當平靜，絕難聯想到「暴力」這樣激烈的情緒——特別是台灣裝置及錄像藝術家張暉明的作品，他在三段錄像中對生與死的時間流動，展示得十分平靜。

這也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究竟甚麼是暴力？在張暉明看來，暴力不見得一定訴諸於身體上，而可能是在精神和情緒層面，可能是一種高速運動、一種速度。最初他和策展人討論時，認為穩定中有不安定的「震動」——這種動與靜的對比狀態（在錄像之外，張氏也一直在創作高速震動裝置），本身便傳達了暴力的意涵。

而在去年底，他在台北伊通公園舉行的個展中，則用錄像作品探討了「生命的過程」。「起因是幾年前我祖母過世，我趕回去時她已經離世，但通過醫療方式，身體仍被短暫保存。」張暉明說：「她就像是被封在時間膠囊之中，因為水分流失，身體有些縮小。」這對他而言有很大的觸動。「所以我產生了對生命與時間的想像，想去處理生死之間的美學問題。」

死亡本身是暴力的事，但某種程度上生命也是。因而張暉明透過作品，傳達了幾種關於生死的思考。今次展覽中的三段錄像，概念上希望探索「生與死的時間流動」。他將錄像中的每個物件放置在工作室的環形燈裝置下，拍下300多張相片，透過圍繞物件的光影轉換，令物象在封閉的環形迴旋中，形成自己的一個時間循環——他作品中的「時間」永無止境，就像縱使親人已經離世，但生命運轉的自身軌跡仍在一個封閉的循環中。



錄像中的物件本身也有生命的象徵在其中。張暉明說：「譬如其中的魚，其實很妙，也很巧合。我做完作品之後才聽到一個西班牙人跟我說，早期的基督教人士為逃避暗殺，便使用魚這個物象作為暗號。」而魚和水恰恰是生命的來源/象徵。「我一開始選魚，也是出於生命生生不息的意念。」

由於同時也從事裝置藝術，他反而更能捕捉到錄像這一媒介所具有的張力。「錄像有很強烈的召喚我們感知時間的力量。」當物件作為實體擺在那裡時，我們往往並不會感受到其中的時間流動。「但錄像是很明確地跟着時間軸在運行。」而在時間運行這樣一種充滿詩意的過程中，觀眾便可以更好地體會藝術家對「時間」的深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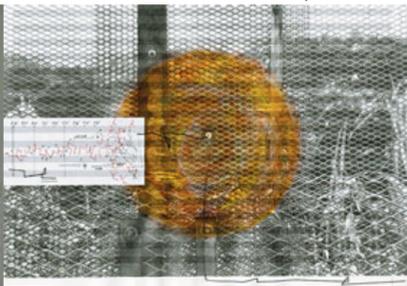
■張暉明錄像作品《碎片》

本土免費藝術雜誌《Artmap》成立十年，在這個商業至上的社會中不但生存下來、改變了文化藝術雜誌以小眾為服務對象的現狀，且涉及面向愈來愈廣，日前更建立了實體平台amspace。amspace與一般畫廊的不同之處是，不只舉辦展覽，更會將文化計劃融匯其中。首場雙個展「暴力與詩意」便融合了台港兩地視覺藝術家分別以錄像作品和聲音藝術為媒介的創作。台灣藝術家張暉明用錄像作品《碎片》探討日與夜、人與自然、生與死對立的命題，而本土藝術家楊嘉輝感興趣的則是香港與深圳邊界的「邊境禁區」，他親身前往，用聲軌記錄下邊防鐵絲網與風聲、雨聲的模糊碰撞。

■張暉明錄像作品《碎片》



■楊嘉輝聲音作品《Liquid Borders》



## 楊嘉輝：為邊境線留下痕跡

本土聲音藝術家楊嘉輝也同時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教聲音藝術。早在2005年，他便起意創作這段名為《Liquid Borders》的聲音作品。「那時候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縮窄邊境範圍。」但香港與深圳間的邊境直到2012年才開始開放，且只是開放一頭一尾的兩段禁區。於是從去年七月開始，親身前往邊境，嘗試收錄下「邊境阻隔物（即邊防鐵絲網）」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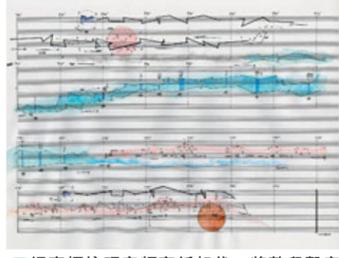
楊嘉輝將微型麥克風黏貼在鐵絲網上，「空氣傳聲本身距離有限，但鐵絲網則成為了很好的傳導體。」風聲穿過、雨滴打落——它們與金屬所發出的共鳴震動聲，正是這條聲音作品所記錄的內容。「邊境禁區的開放預示着這條起到緩衝作用的邊境線，意義漸漸變弱。」他的感受是：「總有一天，這條鐵絲網可能會消失。所以我想用聲音，為它留下痕跡。」

而聲音與相片等媒介的最大不同之處恰恰是更為專注於「記錄」障礙物本身。楊嘉輝偏愛聲音的另一個原因是：「聲音不可能講得那麼直白，就像有時會聽到『嘍』的一聲，但不知道是甚麼聲音。住在附近的原住民阿婆說，水貨客有時會直接將貨物從邊境扔過去。」但究竟是不是這樣發出的聲音呢？沒有人知道，所以有更多的想像空間。「剛打完10號風球的那個禮拜，我去錄音，又會聽到很劇烈的就像火車經過的轟隆聲。」——聯想，或許也是這場創作的樂趣所在。

最終這條經過剪輯的20分鐘的聲音作品，被楊嘉輝按照音頻的高低起伏，記錄為一條曲譜。他說：「因為地圖上的邊境線是一條符號，但這符號落實為真實的阻隔時，人們不會看到符號，而我將符號經過田野工作記錄為聲音後，再將它變回符號。」地圖是一條實線，而聲音本身則是「虛」的，其中的對比效果相當明顯。

在楊嘉輝看來，「暴力」與「詩意」都是一種純粹的、失常的狀態。發洩憤怒的心情至極，便是暴力，而神情恍惚至極，則是詩意。邊境上的鐵絲網所傳達出的其實並非只是地理區域之隔，而更有社會對「人的移動」的緊張態度——這種態度本身已經是暴力，只是人們往往難以察覺。

而通過這場台港兩地藝術家的雙個展，我們更能看出台港兩地年輕一代藝術家在創作面向上的差別——香港藝術家大多較為關注與政治相關的議題，並會將之化為創作的概念，而台灣藝術家的反省與思考則較為內化，他們更多會從自我、自身的問題出發，去探索與自身相關的重要命題。



■楊嘉輝按照音頻高低起伏，將整段聲音記錄為一條曲譜。

##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 本土卡通文化創意「我們有福了」

農曆新年將至，荃灣廣場聯同本地新晉插畫家團隊「我們有福了」攜手打造以「新年有福了」為主題的四大賀年場景裝置，其中包括賀年糖果、年花擺設、通勝年曆及舞龍表演等，大人及小朋友均可從中體驗本地新春文化。「我們有福了」筆下的角色包括於香港土生土長的小學生有福、好朋友蘇珊、生性好動的冬冬和甩甩，以及活潑可愛的兩隻小雞——而其中每個角色均擁有腰果眼及面露笑容，鼓勵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今次我們便與該插畫團隊的創辦人Alex共同探討本土卡通文化的有趣創意。

### Alex @ 「我們有福了」

畢業於加拿大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在2010年初成立「我們有福了」，喜歡發掘香港生活文化的價值，亦喜愛設計及建築藝術作品，認為創作是源自於生活靈感。

### 是次賀年裝置的概念是？

Alex：中國新年，被視為每年傳統的家人、朋友團圓共聚的重要節日。團聚，總離不開聚餐、聚會，尤其我們是「民以食為天」的民族。所以主景舞台我們取材於中國傳統日曆設計，配以一貫新年紅色，「我們有福了」的主角有福及蘇珊穿上新年服飾，做出恭賀的手勢齊向荃灣廣場市民拜年。三組拍照位以「賀年食品」貫穿中心思想。一樓以傳統全盒喜慶迎賓，四樓配上糖不甩寓意愛侶愛意綿綿，六樓則以鯉魚年糕祝願大家步步高升。

### 作為「我們有福了」的創辦人，希望這個團隊表達哪些創意？

Alex：現在都市人的生活壓力大，好容易因為一些事情而

煩惱，甚至會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為，而我們很容易忘記了身邊很多值得珍惜的人和事。但儘管你覺得人生有很多困難，其實快樂都可以在你身邊。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個正面的方法去看事物，因為我們覺得快樂是源自於自己的態度——我們會喜怒哀樂，就好像呼吸一樣自然。但我們也可以選擇多一點快樂，所以如果我們相信自己是一個有福氣的人，好多事都會變得輕鬆，生活自然簡單快樂，而



■寮屋是為人熟悉的香港代表事物，縱使已被逐漸遷拆，卻能喚醒過往的生活記憶。



■一樓中庭的「日日有福通勝」裝置，有福、蘇珊等角色化身大型通勝年曆的主角。

「新年有福了」主題賀年場景裝置  
時間：即日起至2月24日  
地點：荃灣廣場

## 視覺推介

### 葡萄牙藝術家 Joao Penalva 全新作品展

Penalva最廣為人知的是他所創作的大型、有氣派的裝置作品。他的創作針對圖像、聲音和語言之間的關係而交織形成複雜網絡，透過攝影、電影、雕塑、投影、繪畫、聲音和日常物質，探索記憶和日常生活的意念。是次將展出他在《仰望大阪》系列中的精選作品，此全新作品系列是他於2005年至2006年間，在日本城市拍攝的超過300張電線桿和電纜照片。

時間：1月23日至3月23日  
地點：Simon Lee Gallery



### 可否分享一下自己的插畫創作故事？

Alex：插畫起初只是隨便拿起筆來亂畫，後來希望人物能帶有開心、福氣的感覺，所以主角和其他人物的眼睛也是半彎的腰果眼，眼睛好像常常在微笑，帶着快樂的感覺，更重要的是每一個的臉上也掛着笑容，希望看到的人也會會心微笑。他們有些衣着是比較特別，比如有福，一件背心底衫、一條綠色高腰褲、人字拖，也是如舊時街上小朋友一般隨意簡樸的打扮，相信好多香港人也會有親切感。我們的一些人物穿得比較懷舊，因為我們都認為沒有「舊的過去」便不能得到新的改變。我們欣賞現在，但同時也重視上一代的文化，所以希望透過創作保留以往特色，以快樂為元素懷念舊一代香港，更加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鳴。

### 如何看待香港的卡通文化創意？

Alex：香港本土的卡通文化創意從《老夫子》到《龍虎門》、《麥嘜》等等，前前後後好像已有三四十年，但是市場還很不成熟。可能香港市場太小，就算年輕人有意入行，但基於現實的市場環境，他們根本不能維持生計，很多人過幾年後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雖說香港政府「支持」創意產業，但是沒有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市民的參與，就算再有再好的創意也不能持續，市場亦不會增長。現時的創意空間基本上是足夠的，但是市場對本地卡通授權的支持還需要更多推廣。